

劳伦斯的“解决之道”与 中国伦理思想

D. H. Lawrence's Solution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Ethics

刁克利 中国人民大学

Diao Keli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英文提要]

As a master of modernism, David Herbert Lawrence (1885 - 1930) expressed two themes in his works: the criticism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longing for harmonious human relationship. The themes are supplemented. On the one hand, he bitterly hated the suppression of human nature in modern society, and his works, therefore, profoundly reflected the historical feature and exposed the root of social evil. On the other hand, he positively explored and yearned for the free development of human nature. He made unique exploration for human relationship, especially relationship of sexes, he put forward his solution to various social problems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equal, independent,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sexes.

From the process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 problems revealed in modernist works remain unsolv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and thus Lawrence's solution may still bring us ethical enlightenment.

The essential Chinese ethic of nature advocates heaven and man unite as one, man and nature harmoniously get along with each other. This is what Lawrence dreams and yearns for. In his works, human beings are constantly in the contradiction and conflict with one another, however, no matter how strong-willed and aggressive the characters are, they never fail to find comfort and relaxed when they are alone with nature.

The harmony of human relationship is regarded as the essential part of all moral ethics, of which harmony of men and women is most significant. Lawrence, on the basis of his own life experiences and his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problem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eeking for ideal male and female images.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his creation, he explored various human relationships, including man and man, woman and woman, and man and woman as well, his exploration makes unique Lawrence in literary history.

The 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man is the external reflection of moral ethic, while the harmony of human relationship is the core of universal moral ethics. We can find distinct evidence in many of his works. From Lawrence's point of view, marriage is an idealistic solution to various problems, which can be proved in Lawrence's arrangement of the fate of his characters in the end of his novels. As far as traditional Chinese ethics is concerned, this is also true with the family concept and relation of husband and wife as essential. This should be regarded as an agreement between western and eastern ethics. However, Lawrence's emphasis on sexual love as the

source of restoring human nature reveals the disagreement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ethics.

A literary perspective of ethics and social problems aims to open a new way to communication. It is accessible since the condition of human existence and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is the common concern of religion, philosophy, ethics and literature, and the solution to all social problems as well.

作为现代主义的代表作家，戴维·赫伯特·劳伦斯（1885—1930）在他的作品中明确地传达了两大主题：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批判和对和谐两性关系的向往。这两大主题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机器对人性的压榨和扭曲使他痛心疾首，他的作品因而也反映了深刻的时代特征和现代社会的根本弊病。另一方面，他积极探索并渴望人的自然属性的自由发展，尤其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出了独到的探索，包括男人和女人之间、男人和男人之间以及女人与女人之间关系的探索，并将建立男人与女人之间和谐平等而又独立自主的关系作为现代社会诸多问题的“解决之道”。

309

从社会进程来看，现代主义文学所反映的诸多问题在新世纪的开端依然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劳伦斯的“解决之道”因而也能够给我们带来道德伦理上的启示。

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是中国传统自然伦理观的核心。“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形象地表达了人置身于大自然中物我两忘的陶然心境。这也正是劳伦斯在作品中一再表达的愿望和向往。劳伦斯的故乡伊斯特伍德是一个矿工村。凌乱不堪的矿井和煤堆与宁静恬美的田园风光在劳伦斯的心目中形成了丑美鲜明的对比，加剧了他对工业文明和机器生产的厌恶。劳伦

斯在《诺丁汉与乡村中的矿区》中写道：“乡村是这样的可爱，人创造的英国却是如此可憎。”他最痛恨的是人对自然的疯狂掠夺和贪婪占有。在劳伦斯的所有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他对大自然的热情歌颂和对工业化给自然界造成的破坏与丑恶的强烈谴责。

在劳伦斯的作品中，人与人相处时总是充满了矛盾和冲突，而冲突中的人物无论个性多么坚强与好斗，一旦独处，总能在周围的自然环境中找到安慰。《儿子与情人》中的母亲喜欢漫山遍野的百合，让她感到生命力充溢，力量倍增。在山野中的母亲也许是表情最为安详幸福的。仿佛大自然是她的儿子，她是大自然的情人。在《恋爱中的女人》中，男女主人公喜欢赤身在原野中行走。《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寄寓爱情、人性复活的林中小屋，以及对作为自然人的形象的看林人的塑造都反映了劳伦斯对大自然的痴迷，并将其作为与工业意志相抗衡的物化力量，作为复活人自然天性的寄托。

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是一切道德伦理的核心，而两性的关系和谐则是人伦的基础。这也是劳伦斯的创作中贯彻始终的主题。劳伦斯童年的经历使他很早就自觉关注和探索性别角色在家庭中的地位，并且将探索两性关系作为自己的创作使命。

应该说，是劳伦斯的早年经历促成了他的这种创作方向。作家母亲在婚姻生活中的角色不平等给他的心灵留下了难以磨去的烙印。劳伦斯的母亲婚前做过小学教员。婚后，由于对矿工丈夫的不满，她将全部的希望和强烈的感情倾注到子女身上，童年和青年劳伦斯按照母亲的愿望安排自己的生活，疏远自己做矿工的父亲。劳伦斯青年时期有一位知心女友吉西·钱伯斯。从劳伦斯15岁到25岁，两人一起读书讨论，建立了长达10年的亲密关系，她鼓励和帮助了劳伦斯诗歌处女作的发表，为《儿子与情人》提出有价值的修改意见。然而，劳伦斯的母亲一直妨碍着他

们关系的发展。劳伦斯在母亲去世后说：“我一直把她当做我的情人一样爱着，所以无法爱你。”他对母亲的这种感情在《儿子与情人》中有鲜明的反映。

作为一位天才作家，劳伦斯将对家庭的观察扩大到对社会普遍现象的认识，他敏锐地意识到，现代工业文明压抑和摧残了人的自然属性，个人意志受到机器意志的异化，造成了人知觉身体的麻木，精神灵魂的死亡。人不能自然本真地存在，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仇恨莫名无休无止的战争。

随着对社会问题的认识愈加深刻，劳伦斯对母亲的崇拜和赞美发展为对母爱的怀疑。在他的后期作品中，他对骄横孤僻的女性、尤其是对上了年纪的女性对年轻异性的占有欲和那种自以为是、居高自傲的女性的讽刺挖苦、以至于攻击都是很激烈的。他对女性这种既爱又恨的双重态度时常流露在他的笔端。在他思想成熟之后，他以为在童年时期，他错误地理解了父母亲的关系。他说，如果重写《儿子与情人》，他就不会把他的父亲写得应该受到那样的敌视和仇恨。在其他作品中，他也试图对米丽娅姆的形象进行新的阐释。

在发现问题之后，作家总是试图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劳伦斯自身的经验和他对社会的观察激发了他对理想男性形象和完美女性形象的寻找，以及对建立和谐美好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探索，包括男人和女人之间、男人和男人之间以及女人与女人之间关系的探索，这种探索成为贯穿劳伦斯全部作品的主题，构成了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劳伦斯。这种创作思想在他最有影响的四部长篇小说《儿子与情人》、《虹》、《恋爱中的女人》和《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并且贯穿始终。

《虹》在劳伦斯的著作中篇幅最长，是劳伦斯第二个创作时期的代表作。小说描写了自耕农布兰文一家三代夫妻间的故事，

后半部重点描绘了第三代长女厄秀拉的成长。汤姆·布兰文对土地有着强烈的依恋，对两性关系充满了恐惧和迷惑，年近三十遇到波兰籍寡妇丽迪亚，其异国情调激起了他早年的幻想。结婚后，两人的关系在突如其来的激情和无缘无故的怨恨之间交替发展，逐渐转入平淡无奇，双方感到似乎满足又相互陌生，若即若离。小说的重点转到了女儿安娜身上。安娜和威尔相爱结婚。威尔热爱教堂建筑，相信宗教奇迹，喜欢宗教性的象征物。安娜则追求自由生动的现实生活。在令人心醉的蜜月过后，两人就开始了源于信仰分歧、感情受挫、性格冲突以及争夺支配地位的无休止的争斗。两人之间进行着一场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战争。两人在婚后早期会突然爆发一阵狂喜，随之就是更长时间的冷漠与矛盾，数年的夫妻生活过去，又突然产生了纯粹身体之间的性吸引力。再过后，就是各尽所能寻找各自的满足：威尔沉迷于建筑装饰，安娜心满意足地抚育着九个孩子。威尔和安娜的女儿厄秀拉一天天长大了。威尔和女儿之间有强烈的父女深情，所不同于父辈的是，厄秀拉是新一代学校教育的产物，她从小学、中学、师范，直到当教师。厄秀拉是劳伦斯心目中的新人形象和现实叛逆。她怀着“向孩子们献出自己的全部财富，使他们幸福”的美好愿望，当上了小学教师，结果发现学校不过是一所滥施体罚的“监狱”。对教师的要求只是维持校长用毕生精力在体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秩序，她为了保住这个职位被迫横下心来用棍棒制服学生。上大学后，她发现古色古香的高等学府原来只是人们为了挣钱而接受进一步训练的一个场所。大学本身就是为工业服务的一个小小的、邈远的实验室。大学课程都是些虚假的、没用的知识。厄秀拉看望当矿主的叔叔时，目睹了矿工的悲惨生活，他们一旦离开矿井，就变成了“一堆毫无意义的躯体”。对矿工的妻子来说，矿工只代表维持活命的工资。只有每年从矿井收入 20

万镑的公爵才有资格顾及道德。厄秀拉爱恋的青年军官斯克班斯基为了英帝国的领土扩张和殖民统治效力奔命，是受帝国利益驱使的工具。她痛恨给别国带来“民主”的掠夺战争。当斯克班斯基作为殖民地军官赴印度上任前夕，厄秀拉感到她无法作为统治异国成员中的一员在那里生活，无法在与斯克班斯基的结合中获得灵与肉的统一。他们决裂了。大病之后的厄秀拉若有所思，看到有一条绚丽的彩虹延伸在丑恶无比、腐朽脆弱的矿区上空。

小说通过三代家史，描写了19世纪后半叶大工业蚕食小农经济致使旧秩序解体过程中的社会变革和个人心理矛盾，对两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作品交织着人物的意识和无意识、生命本能与精神追求的矛盾和冲突，揭示了现代工业资本主义造成的人的精神的不自然发展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小说突破了作家早期作品的传统框架，结构宏大，层次分明，具有鲜明的象征主义特征。劳伦斯的社会批判和心理探索主题得到了完美的体现。然而，探索的结果绝不令人满意，小说中的两性关系爱恨交加，似乎是一场一场没有休止的战争，劳伦斯只有将自己所追求的肉体与精神的和谐统一寄予那充满象征意义的彩虹。

《恋爱中的女人》是《虹》的续篇，它继续并发展了《虹》的主题和内容。小说描写了厄秀拉和妹妹戈珍的恋爱故事，更广泛深入地探索了工业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建立平等和谐关系的可能，包括男女之间、男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之间的相互信赖又彼此独立。厄秀拉爱上了学校督察员伯金，妹妹戈珍对煤矿业主杰拉尔德一见倾心。两对恋人经历了不少观念冲突和感情波折，最后走向了不同的结局。伯金性格多变，时而温柔体贴，时而苛求有加，是个受本能和知觉驱使的人物。他既不追求厄秀拉的美貌和她的女性温柔，也不想和她结为夫妻成立家庭。他反对把婚姻作为一种占有形式，希望双方建立一种超出爱情的神秘关系，

达到一种“就像两颗星星彼此平衡”的独特结合，他执著地追求和探索应该如何建立和建立怎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小说充满了两个人之间的争吵和解，相互吸引和反感，以及超然的讨论和深刻的思索，还穿插有两人各自对男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之间关系的独特探索。最后，两人终于在尊重各自独立和创造性的基础上都觉得满意地结了婚。

戈珍和杰拉尔德的爱情则发展到了另一个方向。杰拉尔德年轻英俊、健壮有力，是一位以更多牟利为指导思想的现代资本家。他是工业意志的化身，他在把煤矿改造成现代化企业的过程中也把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工具。工人们都是他的工具，他是机器的主宰。他的意志是征服和屈从。戈珍则崇尚自由和独立。他们的关系是两人要么一方被摧毁，另一方存在；要么一方被认可，另一方被一笔勾销。最后，他遭到了戈珍的拒绝，在阿尔卑斯山象征机械文明一样冰凉的雪谷中，他被冻成了“一团冰冷沉默的东西”。

小说《恋爱中的女人》注重人物内心世界的剖析，作品中大段的心理描写和思辨令人惊叹，削弱了传统意义上的情节和故事性，是一部比《虹》更具有现代主义气息的小说。杰拉尔德极富象征性的死亡表达了劳伦斯对工业意志和机械文明的极度愤恨和坚决拒斥。伯金原本想通过杰拉尔德探索到一种和爱情一样的男人们之间的永恒关系，到底他自己也认为这似乎并不可能。伯金和厄秀拉那种超然平衡的两性关系虽然皆大欢喜，冗长的说教毕竟显得信心不足，厄秀拉也自觉这种平衡难以把握。

劳伦斯继续探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旅行到过很多国家。这一时期的作品多以当地风情为背景，创作主题从寻求两性关系及个人之间关系的和谐转向了寻求一种淳朴自然的生活和理想的社会状态上，表现了战后传统观念崩溃时人们对生活新意

义的追求。《迷途的姑娘》（1920年）写一位不满于沉闷闭塞生活的小镇姑娘爱上了流动剧团里的一个意大利演员，她公然反抗英国社会中束缚人的、一切为了维护体面的礼仪习俗，甘愿随他到故乡意大利山区小屋过一种极为原始的生活，坦然接受被排斥在社会秩序之外的命运。人们说，“你是个迷途的女人”，她答：“我甘愿迷途。”《亚伦的藜杖》（1922年）写的是一位擅长长笛的矿工，在圣诞之夜突然撇下妻儿外出流浪，去寻求灵魂的自由。在这部作品中，劳伦斯探索了他这一时期最感兴趣的男性世界。《袋鼠》（1923年）写澳大利亚的政治派别斗争和当地风土人情。《羽蛇》（1926年）是劳伦斯以异国风情为背景创作的最后一部小说。故事是一位英国女主人公来到墨西哥一个湖边小镇，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宣布基督死亡、羽蛇到来的宗教仪式，最后和羽蛇（羽蛇是象征精神的鹰和象征肉体的蛇的混合）的信徒结婚，感到自己找到了满意的生活。在《虹》和《恋爱中的女人》中，自然和社会是对立的。而在《羽蛇》中，劳伦斯试图表现不同于欧洲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另一种社会形式：自然和社会趋向和谐。他希望随着原始宗教信仰的恢复，社会也可以恢复到未受机械文明破坏的原始生活方式。但是，劳伦斯逐渐认识到了他这种想法的不可行。最后，女主人公终于使自己相信：一切真正生活的关键存在于男女之间充满活力的性爱关系中。在第三个创作时期，劳伦斯从政治和宗教方面探索了人在社会中建立和谐关系的可能，最后的解决之道回到了性爱这一主题上。

1928年，《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出世。这是最能代表劳伦斯创作个性的作品，也是20世纪西方文学中影响巨大、最有争议的作品之一。小说在佛罗伦萨出版后即按色情书籍被英国当局查禁。1960年，企鹅出版社才被宣判无罪，小说被裁定为“严肃文学”。众多的作家评论家出庭证明了小说的文学和道德价值，

不经删节的原本才第一次先后在英国和美国出版，此时时间已过去了32年。

小说的背景回到了劳伦斯的故乡。查特莱男爵是个拥有矿井和森林的富豪，婚后不久在战争中负伤，下肢瘫痪，丧失性能力。但是，他要妻子康妮给他生一个儿子，和谁生都可以，只要是和同一个阶层的人；只要“给我一个儿子，让他继承我的统治”。康妮无法忍受这种丧失人性的生活，对看林人梅勒斯产生了爱情。查特莱男爵不能容忍她与自己的仆人私通，康妮坚决声明她绝不回到男爵身边，准备和梅勒斯找一处农场开始新的生活。

316 三个人物形象鲜明，整部小说就是一个巨大的象征。坐着轮椅的查特莱是依赖机器和奴役支撑的寄生阶级，他丧失生殖能力象征他所代表的阶级和制度失去了生命力，其精神和道德衰竭殆尽。死气沉沉的男爵庄园是伪善、颓败的英国文明社会的缩影。看林人梅勒斯是个劳伦斯崇尚的自然人，是生命的象征，与查特莱形成鲜明的对比。他的林中小屋生机盎然，周围鲜花盛开。康妮开始介于文明人与自然人之间，她后来与梅勒斯结合，选择了自然的生活。

小说还是劳伦斯一贯的主题：反对导致人的自然活力日益枯竭的现代文明，主张人天然本性的自由发展。他在第一章就哀叹：“我们所处的时代基本上是个悲剧时代……灾难已经发生，我们已处于废墟中。”劳伦斯对工业化的痛恨溢于言表：“仿佛一切都被凄凉忧郁的情绪浸透了……人类的知觉感官全部死亡了。这种景象是令人寒心了。”“今日的英格兰正在生产一种新的人类，他们沉醉于金钱和社会政治生活，而自然的知觉官能却已经死亡。这是些半死的尸体。”他的答案是：只有美好的性爱才能使被现代文明窒息的个性得到新生。梅勒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身患肺炎，然而性爱治愈了他的战争创伤，恢复了他的人性和感情，也给了他重新返回社会的理由和勇气。被文明社会禁锢得奄奄一息的康妮也因此重新体验到了生机的复苏。劳伦斯把性爱描写得激情荡漾，如诗如画，灵与肉的交融似乎合着大自然的节律，仿佛生命的赞歌。

因而，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道德伦理的外部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作为一切伦理的核心，在劳伦斯的创作中有鲜明的体现。在劳伦斯看来，最符合爱情伦理的解决方式就是结婚。这种理解不但符合劳伦斯本人的生活事实，也反映在他在多部小说结尾部分对主人公命运的处理上。《儿子与情人》结尾处米丽娅姆对结婚的吁求；《恋爱中的女人》中伯金和厄秀拉的结合所预示的幸福结局等都十分契合传统的性爱伦理；《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结尾中寄托着两人无限憧憬和向往的小农场更像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中国田园生活。

317

应该承认，劳伦斯对主人公命运的安排是符合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的。中国传统伦理观的核心是家庭观念，夫妇之道。因此，这应该是一种中西伦理观根本的契合。当然，劳伦斯以性爱作为爱情的核心，作为恢复人性的动力源泉与中国传统伦理观有大不相同之处，则反映了中西伦理观在表现形式上的差异。

劳伦斯在他生存的岁月，以追求人性的解放、愤恨工业主义的邪恶赢得了声誉。尤其因为他最后一部小说中直白的性描写，遭到了漫长的查禁和诸多的诋毁。在女权主义时期和商品社会的大潮中，同样的原因，他又受到了太多的误解和被利用。有人说他是“男性沙文主义者”，有人说他的创作是“性的奴役”。劳伦斯是严肃的，他把拯救整个人类社会被现代文明压榨得活力枯竭的道义勇敢地、不自量力地担在了自己肩上，他生动的笔触传达的是他真挚的信仰。一方面，劳伦斯本人对性与爱的辩证关系认

识很深，性爱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充满了矛盾和妥协；另一方面，出于对工业意志的实质深恶痛绝，他试图通过对以美好和谐的性爱为核心的人的自然属性的张扬来激活人的生命活力，以此反抗强大的机器生产和工业意志对人的抑制和物化。劳伦斯针对现代人的病症，提出了自己无畏的解决之道，虽然他的努力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妄想和徒劳。他看到了现代人病痛根源，却开错了药方。劳伦斯是真诚的，他所追求的自由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性爱备受压抑的文化背景下，代表了浪漫的理想，让人向往。时过境迁，一位资深的西方劳伦斯研究专家说，如果他能亲眼目睹今日西方世界，他一定会呼吁更多的性压抑，而不是更多的性解放。^① 真诚的劳伦斯会这样做的。

劳伦斯是一个值得驻足回顾又必须适时挥手道别的真诚而勇敢的人类战士。

从文学的角度看伦理与社会问题，是为了多一种交流的方式。交流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的存在是伦理研究、宗教、哲学与文学共同关心的话题。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是一切宗教伦理的要义及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这曾经是劳伦斯孜孜以求的目标和努力方向，也正是我们将劳伦斯这个曾经的所谓“不道德的作家”作为伦理道德家来论述的主要依据。

^① 转引自刘宪之等主编：《劳伦斯研究》，446页，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91。